

人间的模样

“不吵，不堵车！晚上七点，像凌晨三点。武汉，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热闹被病毒藏起了。每个人和每个人，都隔开了很远。”

是在一个清晨，醒来，睡眼朦胧。我习惯打开手机，点开关于武汉的一个宣传片，一下子睡意全无，清醒过来的双眼竟微微湿润，内心有抑制不住莫名的激动。

不要说 I 痘情，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看到每日增加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看到全国医护人员奔波前方战线疲惫的身影，看到一批批志愿者勇往武汉高昂的士气，看到各省、市，乃至各个小区以及农村进出口要道不分昼夜坚守的值班者，劝导人员居家隔离，防止疫情感染扩散；看到那些默默无闻工作在一线因劳累晕倒的无名者，就在写下这篇文字的当日中午，看到《人民日报》微信平台刊出一名九零后因多日连续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猝死的消息，我只能叹息悲鸣，而像这样

因为疫情连续超负荷工作献上宝贵生命的人，还有很多。作为一名中国人，特别是身是一名湖北人，哪一个人心底没有千言万语？

可是，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不出门，就是对国家作贡献。好好在家待着，万恶的病毒奈何不了我们！

一直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非常时期，外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家呆久了，出去透透气，是许多人的心愿。正月的天气，新冠肺炎闹得厉害，偏偏连续好几天阳光灿烂，温暖如春。春天来了么？

正月十一，是从武汉归来的女儿解除观察期的日子，但阳光实在诱人。我穿着厚厚的睡衣，搬一把矮椅，拿一本书，独自走上楼顶平台上晒太阳。站在平台，极目眺望跨越黄柏河上的丁家坝大桥及沿河公路，黄柏河里的水，清澈碧绿，中心岛上，绿植一片苍翠，河两岸高楼矗立，繁华尽显。桥上没有车，没有人，沿河的廊道上，稀稀落落有几人，隔了

很开的距离，漫不经心散步，捂住大半个面孔的口罩清晰可见。此时是下午两点，安静，静得可怕。若不是被一场病毒肆虐，往日的大桥上，公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行色匆匆的人，来去匆匆，那才是人间才有的模样。

我寻了平台靠偏远的一角，心想，万一有其他人到平台晒太阳，我背朝阳，面靠平台围墙，也不会有人干扰我。捧了书，坐于矮椅上，遨游书本中。不知过了多久，听见平台上有人说话，我无暇顾及，也不抬头，若是熟人，中国人的礼仪之邦，何况还是新年呢，免不了要打招呼，热情问好。眼下疫情未解除，任何人的接触，都有感染的隐患。偏偏这时，一位年轻爸爸带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女孩上了平台，小女孩发现了我，慢慢走近，距离还有一米远时站住，估计是等我回头看她，我能感觉到她一直盯着我看。头发遮挡住我的脸，我不敢抬头。不是不敢，而是我们一家人刚解除观察期，能确保是安全的么？见我未

抬头，小女孩又向我走近几步，我依然未抬头，但此刻我无心看书，只要我一伸手，我就能触碰到她。

“保持距离哦！”眼看小女孩马上走到我正面，我终于忍不住提醒。年轻爸爸立刻会意，几步跨过来，抱着孩子离去。

突然感到一阵悲哀，想起自疫情出现后，年幼的孩子哭喊着要爸爸妈妈抱抱，他们连连摆手拒绝靠近；有父母给儿女送饭，他们到达指定送饭地点后，连连催促父母快点离开，仿佛晚一秒钟走，就有炸弹爆炸；恋人相见，穿着隔离服，保持一米远的距离，彼此只能眼神交流，任泪水长流，一次的相见，或许就是生死离别……

是的，我们所见的那一幕幕，或许只是不小心被病毒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人隔开的距离，只是暂时失忆时的一种错误选择。我们唯有齐心，握力前行，待到春暖花开，繁花与共时，那才是人间的模样。



破车嘎嘎使劲开

□张思成

己亥清明前一天，春气氤氲，乍暖还寒。上午十点，我驱车从无锡来到老家启东周兴村恩师陆继权的画室岩缝斋。此刻，陆老师和我的老同学、启东文联副主席施伯冲等兄弟已聚在那里。我和大家握手，欢聚叙阔。

落座后，我环顾四周，怎么不见东元的晓石？一打听，才知道因为路远，可能要晚一点来。那怎么行？这位被称为“启东卓别林”的晓石是我的良师益友，当兵时曾下手表送给我的正是这位老人。“赶紧去接他吧！”我和施伯冲几乎同时立起身，跨门而出。

岩缝斋紧靠村道，路北原是一所学校，学校操场成了停车场。我准备开我的帕萨特去接，而施伯冲一定要开他的别克荣威，而且他已经启动了引擎，打开了车门。

一路上，我仔细打量这位老同学。小学六年我们几乎朝夕相处，在我的印象中，他小时候身材瘦长，头发蓬松，经常感冒。后来我走上了从军之路，他在家乡发展得也很好，1998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此后并喷般发表了《吕洞宾传奇》《绿色坐标》《隐形人》等长篇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字，成为启东文联副主席。

车至日新河，他的“宝骑”发出一声奇响，我受到惊吓，连忙说：“伯冲，停车，检查一下车况。”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说：“兄弟，时间来不及了，这车就是一辆破车，待过了清明，我要把它送进4S店大修一下。”我说：“你大小不论也是启东宣传部的干部，开这个车会不会掉价？”他说：“我们这些干部大都是泥腿子干部，开始骑个自行车在埭路（村道）上走走，后来跟潮流买了一辆小车，依旧风里来雨里去，一路泥浆一路灰。儿子女儿劝我换个车，我说用不着，所以还在开。其实这车跟着我十来年了，有感情，也舍不得换。平时我从来不去修，从来不想换，破车嘎嘎使劲开，真的哪一天它不能走了再说。”他边开车边和我聊了起来。

忽然，车身开始抖动，车的运行部位发出停滞的信号！我看手机导航上显示离目的地还有5公里左右。怎么办？只见他把车熄了火，从容下车，绕着车转了一圈后，重新上车启动。咦？随着一阵轰鸣，汽车竟然真的发动起来了。这时，我们发现车辆已经偏离路线，他不慌不忙掉转车头。我扭头一看，他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脸上露出一丝胜利后狡黠的笑容。

“哈哈哈，破车嘎嘎使劲开！”他回头看了我一下，深情地说：“思成兄，我这一路走来，坎坎坷坷，不容易。尤其是要写出既接地气，又冒热气的东西更不容易。这几年，我确实也写了一点东西，但是能留下来、传下去的东西太少了。我唯一感到满意的反映是我们启东人民的《金牌妈妈》《金牌老师》《金牌学生》等三部长篇报告文学。最近上海文学出版社准备再版，我看你书法写得好，能不能帮我写个书名？就写‘一招制胜的妈妈’。”我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下来。

车子的嘎嘎之声一阵阵的，有时像拖拉机，有时像坦克，我俩在黄海公路上狂奔。就在离东元镇不远的地方，只听车子无力的一声叫喊，终止了运行，像一只大象，趴在路中央。

我马上下车，施伯冲还在车子四周转，嘴里念念有词，但是车纹丝不动。我马上联系晓石，正在焦急等待中的晓石知道我们的车坏在东元镇的东市梢，连忙安慰：“别急！我马上安排人来！”但是这车怎么办呢？施伯冲手搭凉篷，往前一看，说，有了，我们就把车停在前面的代销店里吧。他上了车，松开离合器，我就在后面推，一二三，加油！加油！就这样，大约推了800多米，终于把车推进了小店门口。这时，晓石也带着师傅匆匆赶到。我们相逢，又是拥抱，又是呼喊，兴奋之极。

一天，晓石突然微信我，说伯冲走了！我脑子嗡的一声，顿时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待慢慢缓过神来，眼前浮现的还是那辆破车。我不敢相信这条微信是真的，我还在傻傻地想：车子坏了可以修修，而人呢？伯冲啊，兄弟们想你，都在等你有空聚聚呢！



白衣战士 冒小平摄

“疫”不容辞

——抗疫护理一线党员的一天

□仁 建

今春别样，NCP 病毒肆虐中华大地。家乡如皋，虽是小城，也未幸免，发现些许患者。直触“魔力焕发”的传染病毒，一批基层党员、医护人士，不顾生死，冲锋陷阵——像一堵堵防火墙，保卫着大众的安全；像一缕缕阳光，呵护着患者的生命。他们对党的忠诚，像墙一样坚实；对党的憧憬，像光一样亮堂。我有幸走近他们，聆听感人的讲述，采集曲折的故事。

1月 26 日。如皋市人民医院尘洁分院清空其他病人，定点收治如皋新冠肺炎患者。随后，隔离病区临时党支部成立，感染科主任田芝奥任党支部书记。白天，他统筹安排好所有医护人员的工作，还有连连接听上百个电话，负责病人家属等事宜。晚上，他又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工作事宜，又鼓励支部成员发挥党员先锋表率作用。卢小冬医生也是党员，他主动请缨，加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队伍中。有些患者，像被独自隔离在热锅中的蚂蚁，忧心忡忡，问东问西。卢医生就摸着石头过河，及时从网上自学心理学，耐心地安慰他们。

2月 6 日。花丽洁护士，来自市人民医院手术室，2008 年入党。夏小丽护士，来自市人民医院心内科，2005 年入党。两位女士，履行党员的职责，恳请前往“疫”线。尤其是花丽洁为双职工家庭。她的丈夫是魏医生，刚刚参加支援陕西活动，年前才回。领导考虑，孩子需要他俩的陪护，劝她不必参加。她的回答，像咀嚼着如皋白萝卜——十分“甘脆”：“大敌在前，党员‘疫’不容辞。”当日多云，春寒料峭。花丽洁、夏小丽冒着晨寒，赶来东门外的尘洁分院。

早晨 7:00—下午 1:00，花丽洁一直在工作，不吃不喝，也不能上厕所。由于特殊时期，外包工友不能胜任病区的打扫等工作，护士既要全权负责隔离者、患者的吃喝拉撒，又要打扫、消毒。沿着长长的走廊，花丽洁一边喷洒消毒液，一边洗擦窗户、墙壁等处。时间不长，她已是浑身出汗，尤其闷在三层防护服中，闷热难耐。不过花丽洁一笑了之，十分乐观，权当蒸桑拿，去脂肪。只是中间少许休憩，热汗变冷水，她感觉凉拔凉的。于是，她更加积极工作。一位特殊的患者——小男孩，由于连日输水，厌倦针刺。当花丽洁为他截针时，他望着护士，目光胆怯，手不由自主地后缩。花丽洁十分心疼，一边劝说他做个勇敢的孩子，一边抓紧他的手。眼有护目镜，手有双手套，她看不清，也摸不准小孩左手背上的静脉，只能凭着感觉截下去。结果一针见血，她默默窃喜，运气太好。第一次连续高强度工作 6 小时，花丽洁为自己打气：前半程靠体力，后半程靠毅力，全程无愧于党员的称号。

2月 13 日。尘洁分院迎来一位重量级的护理“外援”——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樊霞云。她也是一位党员，又参加过“非典”的战役，更加“疫”不容辞。她打完胸膜五肽，随即奔赴“疫”线。清晨交班，樊霞云进入隔离区，首先调整排班，优化

班次。随后巡房，她得知一对夫妻都已确诊，果断地将两人调进同一病房。隔离期间，患者往往比较孤寂。樊霞云希望借助亲情的互动，帮助那对夫妻尽快恢复健康。

下午，樊霞云不顾劳累，又入病区，安慰患者。夫妻患者，想着回家，追问她何时才能离开。戴着护目镜，眼前又有雾水汗气，樊霞云只能“雾里看花”，一片渺漫中，看不仔细患者的面容，却能真心感受到患者的心态。她安慰道：“不要心焦，待到不发热，病症调整好。你们要有信心。我们的心愿一直不变，尽心尽力地治好你们的病。”对于交流不多的患者，她也习惯性地鼓励鼓励。一位身材高大的患者，正在做简单的伸展运动，樊霞云点赞道：“精气神蛮好的。”患者听到，回她一个自信的微笑。

晚间，樊霞云决定举行两次一短一长的护理人员集会。一是与花丽洁、夏小丽等人，一起重温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讲话：干部带头，党员先上，大家出力，病魔必败。二是鼓励大家打开微信视频，纷纷与家庭成员通话，报平安，拉家常。散会后，大家兴高采烈，干劲十足，积极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唯有樊霞云，回到房间，静静地在工作笔记上写道：人不仅会有生理疾病，还会有关节疾病。病毒、细菌引起生理疾病，孤寂、压力引起心理疾病。治愈前者，要相信科学，依靠医护人员；预防后者，讲党性，通人性，最见效。

2月 14 日。樊霞云发扬党员的表率作用，全日无休。白天，她率领其他护士，进入隔离区走廊，将雾化器、静脉留置针、消毒液等医疗器材、物资——重新归类整理，堆放得整整齐齐。这项工作，不可小觑。原本护理人员寻找器材、物资的时间大大节省，工作效率迅速提升。由此，每位护理人员一次工作时间 6 小时，下调为 5 小时。效果不变，时间、体力，均得到节约。

中午，她又接到突如其来的任务：找花丽洁做“思想工作”。数日前，花丽洁的母亲不小心摔跤，股骨颈骨骨折，必须开刀。家人支持花丽洁“疫”线工作，希望同事保密。不料，感染科主任赞许花丽洁家人时，花丽洁在门外无意中听见。她心急如焚，当即视频丈夫魏医生，询问此事。在轻轻抽泣中，她恳请丈夫照顾好母亲。组织上听闻此事，一致支持花丽洁提前结束“疫”线工作，回院照顾母亲。花丽洁向樊霞云解释：“母亲有病，做女儿的不能尽孝，的确伤心。不过，你我都是党员，‘疫’不容辞，况且这里的工作，我已步入正轨，如果临阵换人，又要重新培训，大可不必。”两位党员的对话，短促有力，久久地相互感动着对方。

晚间，樊霞云又召开护理人员紧急会议。一则表扬花丽洁的行为。二则根据白天管控科科长顾钰、护士长田贞提出的种种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与会人员都自觉地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大家却心连心，人学人。

一台打印机

□张海燕

上午九点，太阳高悬。

此刻，我的电动车前前后后没有争地盘的非机动车对手，可以畅通无阻。只有几个药店还开着门，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口罩已售罄。偶尔响起的是宣传车里的喇叭：市民朋友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防控，需要你我共同参与，从自身做起……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语已经如影随形，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构筑起看不见的阴霾。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打印一份材料，我是绝不会改变蛰居的习惯走出家门的。

我细心地戴好医用口罩，戴上平时不用的眼镜。沿街去看，没有一家打印店开门。

现在都无纸化办公，所以家中没有备打印机。往常实在需要打印，因公打印，单位有打印机，因私打印，附近有家很熟悉的打印店，打印一页纸五毛钱，还真觉得犯不着搬个打印机回去。可是这一次，打印店都关了。除了买打印机，已经没有办法了。小心地来到建设路边上的一家电脑店，遇到几个同来买打印机的人。据卖家说，这几天，打印机都卖缺货了。

我一改以往精挑细选的习惯，没有摘手套，没有碰店内任何一处实物，选择由店家推荐。特殊时期，能减少接触就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买家与卖家之间，也选择相信吧——大家都在一个城区，疫情过后，还是要相见的，相信店家也不至于拿信誉开玩笑。我也没有拿出精打细算的习惯去讨价还价，手机付了款。担心回去不知如何将打印机和电脑连接，不知如何给电脑安装驱动器，我问店家要了安装人员的联系方式，有困难的时候，请专业人士视频辅导吧。

返回的路上，看到救护车疾驰而过，车窗里医护人员戴着口罩在忙碌；看到许多地方张挂着防控“新冠”的标语，看到环卫工人戴着口罩在清扫路面，看到药店的人员戴着口罩在柜台上取药，看到大润发超市的门口少量人员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看到……

在回到小区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踏板上那个箱子，有点歪了，别掉了。”我一只脚尖点地，低头看了下打印机的包装盒，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是偏离了踏板的中心位置。我回头，看到一个戴着口罩、头发花白的大妈指着我的车，她一辆小车上推着一个药箱。

我只看到大妈的一双眼睛，也许她是小区的清洁工？也许是其他什么工作人员？她小心地给地面消着毒，不漏过任何一个地方。

我想起这两天听说的，有位环卫工人，家在乡下，回家的路已被封，只好临时住在简易的小屋里。回不了家，见不到亲朋，可是每天准时准点打扫好每一条街，每一个路口，每一层楼梯……

除了这位大妈，小区的路上看不到别的走动的人；除了巡回宣讲车，小区的路上看不到其他移动的车辆。

往日收废品的、修理油烟机的各种吆喝都荡然无存。往日在小区口摆上棋盘杀一局，在棋盘上纵横驰骋、指点江山的人，在棋盘旁摇旗呐喊鼓劲观战的人，都不见了踪影。这安静的小区里，这些声音，这些场面，仿佛从来都不曾出现过。

我迅速把车推进车棚，把打印机捧起，回到楼上，脱下鞋子放于屋外鞋柜，穿上干净的拖鞋进了家门。先去洗手，再拆除打印机包装盒，用网上介绍的办法给包装盒消毒，放进储物间。再洗手，手机里搜索“新买的打印机如何与电脑连接”。按照手机提示，一步一步完成连接，再将需要的文档通过电脑进行打印。当打印机的上口缓缓出现打印好的纸张，当我拿起纸张，上面还散发着暖乎乎的热量，当一行行清晰的文字以黑色线条的形象呈现在我的面前，我觉得生活又在热乎乎地继续着……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做该做的事。每一个在家隔离的人，每一个无症状、无接触仍然居家闭关自宅的人，当疫情过去，他们都是抗击疫情的勇士。奉献他人、保护自己，都一样是勇士！

犹如一部影片，播放了一段时间，按下了暂停键，可是这个键，它并不能中止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我们短暂的静默是为了更好地将病毒“封印”起来，我们的生活在每一扇暂时关起来的门里，还在继续着。我们有担忧有惊恐有泪水有懊恼有不满有悔恨，可是我们更有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也许，这一次的“暂停”，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对“速度”的敬畏，我们在不自知的时候沾沾自喜地按动了太多“快进”键。

当小吃部的生意再次红火起来，当晚几秒就坐不上早餐店的桌子，当出门不敢晚只敢提前因为车流会让你迟到，当去超市想停个车看着空位开过去可竟有人捷足先登占了位置，当在建设路上就算戴着耳机也阻隔不断两边商店的音箱里传过来的具有穿透力的歌声，我想我们的生活也会重新按动“播放键”的。那时，就像我们永远不愿按动“快退键”一样，我们也不会再轻易按动“快进键”，我们会懂得敬畏“速度”，敬畏世间一切生灵。

打印机里，又持续从上口推出更多张打印纸。他不会说话，只会用油墨吐露我们的心声，但是他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他是一台不一般的打印机，他在非常时刻，走进我们这个自以为不需要打印机的家庭，这个家庭自以为身处闹市、位于主干道近旁、所有生活必需品，只要我想要，都可以在十分钟时间内搞定。这台打印机见证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大年初十，他与我一起，从被阳光照耀着的层层阴霾中走过。他不会说话，可是，他一定有自己的思想，不信，你看他吐露的墨迹……